

梵高出生荷兰,去世于法国,他去世的那个地方就被叫成了梵高小镇。不过,我不是想说这个。

他就是那个画过向日葵的人,向日葵是长在田地里的,结出好吃的葵花子,但是长在田地里的向日葵只是植物,人们对它最艺术的描述也就是“朵朵葵花像太阳”,但是梵高把它们画在花瓶里,挂上墙壁,就成了艺术,从此他的向日葵超过了任何田地里的盛开和怒放,成为他的代名字。世界上多少东西就是这样奇怪地从地上到天上,从田地到墙上。不过,我不是想说这个。

这个人的一生时间是三十七年,画画时间是十年,二十七岁拿起画笔,倾注颜色,三十七岁在这个小镇死去。他在这个小镇生活了多久呢?七十天,也就是他三十七年的最后七十天。七十天的短短时间,让这个小镇为他光荣了一百多年,四处都低回着留恋不已的呻吟,火车站,桥下流水,葡萄园,小巷子,教堂,麦地,树林,那飘荡着大块、小块卷卷的八月蓝天。不过,我还

麦子

梅子涵

很小的镇应该是会在冷清中度过五十年的上午、一百年的下午,虽然现在它也不能算热闹,来到的人们,单个的,有一支队伍,都走得静悄悄,每一个步子都含蓄和柔缓,就好像到这儿来的人,都已经用很久的时间为自己准备了教养,在很多类似这样的地方,我都看得见这样的准备,他们静悄悄地朝着一个早已不在的人走去,他们事先已经是一棵朝着光芒的向日葵,虽然不言语,但心里有金黄,世界的人间,向日葵还是长得很大面积的。

他在这里只生活和绘画了七十天,时间甚至还不到一棵向日葵的生长周

期。他住的那个拉乌小客栈,老旧、暗暗的楼梯,两小间敞开门的小房间,一间放着一把木椅,一间放着没有被褥的小床,他在这里的时候,房里的东西当然会比这多,但是再多也总归简单,他没有钱,靠着弟弟的接济过着努力也潦草的生活,名人的故居,都只是基本的样子和精神的模拟,死去了总不可能如同活着,能够摆设出基本的样子和模拟,已经是有了多浓厚的敬意,使用了何样的力气。梵高那时就是这样踩着这楼梯走到外面去画画,也踩着回到房间,他喜欢到真实跟前把看见的画成艺术,而他那个曾经的好友高更则是喜欢坐在房间里想象,结果他们总是争啊吵啊,最后就不当朋友了。所有的这样的争啊吵啊都是无比顶真,所有这样的顶真、固执最后留下的都是对垒,而这个梵高,那个高更,他们坐过的椅子,住过的房子,哪个不是空空的呢?我站在雨果住过的漂亮房子里,是空空的;巴尔扎克的简朴房间,也空空,可是他们完全不一样的文字故事、颜色画面却恰好不折不扣地合成了人类的一个艺术之空,抬头便是璀璨。最终,他们还是在互相地眨动着漂亮的光眼,你看着我,我看着你,无声缠绵。



子涵夜话

好心人的孤寂

童孟侯

我有两位特别善良的朋友,都不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,一个从苏北来,一个从河北来。苏北的老张当年在盐城电视台做记者做得好好的,因为女儿按照政策户口可以报到上海来(妈妈是到苏北插队的上海人),老张毫不犹豫就从盐城电视台调到盐城驻上海办事处,跟女儿跟到了上海,当了个普通办事员。盐城领导到了上海,要让老张陪着去办事,老张却不认得上海的路。于是,老张买了一张月票,每一路公交车从头到底坐上七八遍,一站一站牢记于心,然后骑着自行车走遍了上海的大街小巷……终于,上海的马路熟稔于心,他称职了,盐城领导来了再也不怕了。

退休后,老张来到上海火车站左出入口,当起了“党员志愿者”和“上海指路爷叔”,挂着大红绸带,专门为下车的旅客指路,20秒之内就能回答完,百问不倒。那么南广场右出入口,还有北广场的出入口,谁来为旅客指路呢?没有。有几个退休老爹想跟他一起指路,但是对上海的马路和公交不能做到滚瓜烂熟,无法胜任。有一个小青年来拜老张为师,干得也不错,但是干了一阵就走了,因为在火车站指路是免费的,小青年没有收入,何以为生?

如今,老张还是一早从浦东三林骑了自行车赶到火车站,还是做他的“上海指路爷叔”,没有人陪伴他,没有人继承他,没有人关心他,只有他关心着来来往往的旅客,孤身影只。

河北来的老杨,开着七八家饭店。有一次在手机上看到一个视频:印度有个饭店老板娘每天深夜把吃剩的饭菜都倒进垃圾桶,一回头却发现有些人在垃圾桶里找吃的。第二天,老板就在饭店门口放了一个冰箱,把多余的食物都放在冰箱里,让需要的人免费取走。

老杨得到启发,果断在自己的饭店门口摆出一个分享冰箱,这是上海乃至中国第一个被推出的分享冰箱。老杨把快要过期的以及饭店里剩余的食物都放进冰箱,让需要的人拿走,同时也欢迎更多的人往冰箱里面放食物,大家一起来帮助那些弱势的人。

至今,老杨已经在他的4家饭店门口推出了分享冰箱,于是,关于分享冰箱的议论就多了起来,有的说:咳,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嘛,摆这个冰箱做啥?有的说:没有人往分享冰箱里放食物的话,它就成了“饥饿冰箱”。有的说:食品卫生谁来负责?吃坏了肚子怎么办?有的说:饭店门口放冰箱,城管应该来管一管。有的说:分享冰箱应该算是上海的形象……

老杨不理睬这些议论,他只希望更多饭店老板和食品店面包店经理都跟进,大家都设立分享冰箱。有没有跟进呢?好像没有。他希望有关部门来鼓励他的分享冰箱。有没有鼓励和支持呢?也好像没有。老实说,不取缔他的分享冰箱,他已经感到心满意足了。

这里大概用得上一句老古话:自古圣贤多寂寞。

念奴娇 悼宋宝罗

翁思再

中元节前夕,梨园耆宿宋宝罗先生以102岁高龄于钱塘寓所仙逝,感而赋之。

调和汉满,血融处,多少梨园人物。
冀水南流,西子侧,宋氏一门豪杰。
春遇萍珊,允文允武,风搅京柳雪。
高堂名丑,艳惊小孟投帖(注)。

更想昔日宝罗,蒋痴毛醉,座下三朝客。
称火车头,凭一吼,震瓦飞灰穿壁。
朱奔神游,银屏鸡画,喝得神州白。
百年如梦,木鱼声里同哭。
注:小孟即孟小冬,初到京时拜宋母为义母。

梵高的这一间放着一把木椅的房间里,顶上一个长条的天窗,这个无钱的画家,在这里从春天到夏天的七十天里,白天是有一小片日光的,夜晚也有星斗,那个逼仄空间里的长条天窗,真是我眼里的鬼斧神工,再也忘不了!

他的墓地离小客栈不远。他到这个叫奥威尔的小镇来时是不可能想到会在这儿结束一切的,他准备要在这儿画很久,可是他却在这儿用左轮手枪结束了自己。因为接济他的弟弟结了婚,维护家庭生活和在艺术经销上的投资新打算,都有了经济上的新压力,弟弟如同聊天把这些讲给他听,结果他便觉得未来渺茫、无望,其实他大概也一直被接济而挣扎在敏感的羞辱里吧。谁知道究竟是

这个原因还是那个原因,就如同他和高更吵架,然后用刀割下了自己的一个耳垂。天才活着和死去可能都有“天才”的原因,反正最后都在墓地里。

过了一年,比他小四岁的弟弟也死了。他们的墓挨着,墓上种着小叶的绿色植物,没有花,完全没有他最重要的作品里的那种鲜艳和光影。而别的墓上倒是有些鲜花。我纳闷地站了一会儿,然后纳闷地沿着围墙走到外面的一大片麦地里。

这就是他画过的那一片麦地。麦子早已收割,也许已烤成了面包被小镇的人家和餐厅吃着。八月的麦地里剩下金黄麦茬,我慢慢地踩走在它上面,居然看见还有碧绿的麦子正在长着,生出了青的麦穗,生机摇曳。我真是兴奋,就一根一根地摘,摘了三十七根,扎成一把:这是我要献给梵高的花!三十七是他的生命年龄。他画过的麦地一百多年来还在继续抽青、金黄,养育小镇。虽然它是青的,放在原本的小叶绿里,没有增添格外的鲜艳和光影,但是哪颗麦粒会变灿黄呢,我献的青麦穗也会灿黄,那时,他可以用它们烤面包了,面包里也有提奥一份,活着的时候,弟弟帮他,现在,他烤面包给弟弟吃。

我最想说的、告诉你的是这个:我献了一把梵高画过的麦地里的青麦穗在梵高的墓上,二零一七年八月四日。

玉佛寺大平移引起许多人的关注,然而很少有人知道,它早年是

从虹口江湾镇“平移”到安远路的。1882年,普陀山慧根法师,单丁行脚,学习唐代玄奘法师西行取经的精神,历五台、峨眉,入西藏,出缅甸,开山取玉,请得玉佛大小五尊归。1899年,慧根法师自缅甸返回普陀山,并托轮船招商局将玉佛运回国内。路过上海时为弘扬佛法,特留下坐、卧佛各一尊佛像供沪上信众瞻礼,三尊小像奉回普陀山。

慧根法师发愿在上海募建寺院,以贡玉佛。先由居士盛朴在张华浜八角亭供奉玉佛,1900年,慧根法师得到时在淞沪铁路局任职的盛宣怀亲戚赞助,在淞沪铁路江湾车站之侧,今车站北路附近购地30余亩建佛寺以供玉佛,称玉佛寺。据说,寺基有三亩,寺屋有四进七十二间,共占地三十三亩,规模颇为壮观,成为当时江湾地区的一大胜迹。但不久慧根法师圆寂,继任弟子本照法师勤勉先至,躬请藏经。

辛亥革命期间,寺院被军队占领,佛像亦抛掷于野外。本照法师呼号力竭,但无济于事,不久亦示寂。后由盛宣怀将玉佛请回上海市内。此时正有从天目山昭明寺退院的宏法法师来沪,诸山长老推荐他继任主持。宏法法师与常州天宁寺治开大师等香林诸老有广泛的佛缘,在弘扬佛法上相互照应,不久在麦根路上赁屋安置玉佛。(旧时麦根路相当于今天新闻路以北石门二路段、康定东路、泰兴路北段、至西苏州路西接淮安路。)江湾原址曾被改为妇孺救济会留养院,后毁于一·二八淞沪战争日军炮火。

新任掌门治开大师为法门泰斗,道行超卓,继任后遂开佛场举办结七活动,一时吸引许多佛徒来此参加活动。治开大师与宏法法师圆寂后,由可成法师继任住持。他以为租屋并非长久之举,还是盛宣怀解囊捐献,在槟榔路(今安远路170号)征用土地十一亩余,1918年起建新寺,历经十年建成。首建的禅院就是今天的玉佛寺禅净两院,其中禅寺大门的照壁安置在今安远路南侧。

据《江湾里志》记载,早年的江湾镇地区宗教繁盛,集中了10多座寺庙,是上海建有寺庙最多的地区之一。

那么当年江湾镇地区为何会“集聚”建造了那么多寺庙哪?现有资料显示,当年江湾镇地区住有许多达贵人,镇上园林别墅和私家花园众多,明代在景德观北面建有沈氏花园、镇西的后面建有傅氏花园、严家角附近建有晚香花园等;清代则在郁家浜附近有金明理建有南园、北街左侧则有金迈建有就圃、悦来桥左侧则有严秉衡建有严氏圃、别有姓陈的人建有息圃、在息圃前则有陈奉直建有涉成园等。这些富豪和达贵人经常需要到寺庙去祈福,祈盼生意兴隆和生活平安;另外,江湾镇地区离市区又比较近,商业相对比较繁荣,又是交通要塞,素有“铜江湾”之称,南来北往的人很多,这就促进了许多佛教人士在此建寺庙。据上了年纪的江湾镇地区老人讲,他们的父辈曾经告诉说,当年的江湾镇周边香火很旺,每月农历初一、十五,各寺庙里都是人。

然而,随着江湾镇地区屡遭战争的破坏,特别是上世纪两次淞沪战争期间,江湾镇地区的众多寺庙都被破坏,古迹已荡然无存,目前较大规模的寺庙仅剩三观堂。

真的愣住了,连忙追问:“为什么这么问?怎么啦?”“我妈妈说,她也去过天池,天池是站在山上往下看的,根本碰不到天池的水。”小帆用她那双黑白分明的眼睛望着我,等待着我的回答。那一刻,我的心灵被震撼了。“小帆,老师知道从昨天到现在,你的心情复杂极了,对吗?不愿相信老师会欺骗你,妈妈的话又让你产生了疑问。”她使劲地点点头,更加急切地等待着。我笑着告诉她,上长白山有两条路,一条坐车盘山而上,俯看天池,另一条徒步登山,走近天池,我有照片为证。这时,往日那纯真的笑容重现在她的脸上。

而此刻,我的心却无法平静,我说:“谢谢你对我的真诚,你曾经怀疑过,也一定犹豫过,你还是鼓起勇气来向我证实。你把我叫到边上,是想万一老师真的欺骗了你,你也得为我保守这个不光彩的秘密,维护我在大家心目中的形象,对吗?”突然,那双灵动的大眼睛红了,那么晶莹,那么透亮。

世界上还有比我更幸福的人吗?我醉心于孩子对我的喜爱与依恋,醉心于孩子对我的真诚与“袒护”,我醉心于这份以心灵面对心灵,以生命面对生命的职业。

十日谈

我和我的学生们

严肃拘谨的德国老绅士虽然觉得汉语很难,但因为喜欢中国,学得特别认真。

记忆的印痕

(水粉画)

陆权



课后,小帆,班里的这个正直聪慧的女孩朝我走来,她凑到我身边小声说:“周老师,您能出来一下吗?我有话问您。”我跟着她来到了四楼的转角处,一向直爽的小帆的眼睛里露出一丝犹豫,吐出一句:“您昨天给我们喝的真是天池里的水吗?”看得出她是鼓起勇气才问这句话的,我心里“咯噔”了一下。

是啊,记得昨天,我刚从延边开会归来。清晨,伴着悠扬的上课铃声,我走进了教室。教室里便热闹了起来。和往常一样,他们习惯于听我讲述外出的所见所闻,期待着我给他们带来什么新奇的礼物,甚至好奇地向我发问,当然也会撒娇似的问我想不想他们。正当我绘声绘色地讲述着登上长白山观天池的经历,描绘着天池那圣洁、迷人的景象时,班中的“机灵鬼”小锐眼睛一亮,指着讲台上我带来的那瓶矿泉水大叫一声:“这,这不会是天池里的水吧?”顿时四十多双眼睛投向那瓶水,随后孩子们齐刷刷地望着我。我朝他们点点头,教室里一下子沸腾起来。

是啊,记得当我花了近三个小时爬上长白山,眼前豁然开朗,雪山环抱中的天池,没有比这如此清澈之水更好的礼物了。

此刻,教室里的孩子们骚动起来,有的从储物箱里取杯子,有的索性拧开饮料瓶的盖子,他们想干什么?“难道你们想喝这天池

里的水吗?”孩子们使劲地点头。尽管他们的举动让我始料不及,但我又怎么能拒绝他们那期盼的目光呢?就这样,我带着这千里之外的天池水走近了孩子们,他们小心翼翼地捧着杯子,托着瓶盖,生怕洒落一滴,他们伸长了脖子看着同伴杯子里的水,生怕老师偏向别人,有的凑上鼻子闻了又闻,有的伸出小舌头舔一下,随后在口中回味着,还有

谢谢你对我真诚

周云燕

笑问:“你们尝出了什么味道了呀?”班中的急性子小马抢着说:“没味道,淡的!”“不!”“不!”“有味道的!”显然小马的回答遭到了异议。又是灵气十足的小锐,小手举得高高的,他站起来,一字一句地说:“我尝到了岁月,因为天池的水是多少万年的雪水、雨水积起来的。”女孩儿文文说:“老师,我品尝到了冰雪的纯洁。”鼻梁上架着眼睛的小丁似乎受到了启发,他深情地说:“我尝到了周老师的牵挂。”听到孩子们的真心感言,我的心醉了……

昨天的那堂课是快乐的,是值得珍藏的。而此时,面对小帆突如其来